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八回 宋高宗金陵即位

卻說岳飛次日部領眾軍，在李固渡平川間排下陣勢，遙望見金家一座軍營，緊靠河邊屯紮，沿河俱列旗幟，各有營寨，只見金兵來往，不知何意。岳飛曰：「此金將知我軍來，按兵不動，待我兵過了渡，卻舉暗號，那時人馬方出，與我敵對。」爾等且照各營守禦，待我對敵之時，隨機應變。」岳飛號令未畢，忽沿河甲光映日，旗影翻天，早有一員金將，一匹馬跑出營來。飛視其人，黑臉剛須，睜開環眼，乃金將完顏帖木兒，大叫一聲：「宋家不怕死的，敢來爭我李固渡？」

守陣者出馬！」只見宋陣門旗開處，一將當先，乃岳飛副將吉倩出馬。吉倩更不打話，舉槍直刺。完顏帖木兒拍馬舞刀來迎。

二騎相交，戰不到十合，完顏撥馬望本陣逃走。吉倩見金兵陣動，勒馬從後趕去。將近金營，完顏放起信炮，只見四下伏兵盡起，把吉倩圍在垓心。吉倩見氣勢不利，撥回戰馬突圍而出，直奔回宋營。完顏率金兵亂殺將來，正遇岳飛救應軍到，阻住金兵。岳飛怒氣激烈，大罵曰：「羯奴不順天道，興兵侵我中國，苦我生靈，今日早早席捲而退，萬事皆休。如不然，立教爾輩身膏草野，命沒黃泉！」完顏帖木兒大怒曰：「爾宋家有甚強將，敢出大言！」舞刀直奔岳飛。岳飛舉槍來迎，戰上數合，岳飛賣個破綻，虛掩一槍，往東南便走。完顏帖木兒不捨，一直趕來。岳飛看其來得近，按住金槍，綽起鋼鞭，望金將當門打下。完顏帖木兒措手不及，翻身便倒，只見眼睛突出，腦髓迸流，死於馬下。岳飛既打死完顏帖木兒，驅動眾軍亂殺，殺死金兵僵屍數里，奪得輜重牛馬無算。岳飛鳴金收軍，遣人報知康王，請車駕過李固渡。

卻說康王得岳飛捷音大悅，重賞其功，轉升飛為成中郎，下令大軍過了李固渡，進大名府屯紮。忽羽書馳報，東京圍困將危，作急會兵來救。康王聞此消息，與眾將議曰：「目下大軍尚未來到，東京求救仍緊，爾眾人有何高見？」劉浩出曰：「臣願先領兵救東京之圍，大王可會集軍馬，隨後赴應。」康王曰：「必須得一智勇之將副之乃可行。」言未畢，班將中轉過一人出曰：「臣雖不才，願與劉浩同往。嚴康王視之，見其人身長七尺，腰大數圍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鼻似懸膽，眼如刀裁，端的智勇並兼，文武皆會。此人是誰？乃是成中郎岳飛也。康王一見大喜，曰：「得君同往，寡人無憂矣。」賜酒三杯，著與劉浩齊救東京。以岳飛為前部先鋒，劉浩為前部主將，點起馬步精兵一十萬，即日起行。

劉浩二人領命，辭康王，出離大名府，部眾軍分作三隊，望東京進發。將到渭州，紮下營柵。劉浩謂岳飛曰：「將軍可乘我戰馬，帶領百餘騎，往黃河邊境上哨探金兵聲息如何，然後我這裡方好進兵。」岳飛即辭別主將，率領人馬，前到黃河北岸。暫將人馬休息片時。彼時黃河已凍，金兵忽然大至。眾人驚恐，便欲勒馬奔回本營。飛謂眾曰：「金兵雖眾，不知我之虛實。我若回走，使賊人知我兵少勢虛，乘眾來追，我等死無葬身之地。今趁他人馬才過黃河，隊伍未定，偶然遇我，不知我有多少人馬，爾等扎住了陣腳，各下馬蘇歇，觀我殺之，必然取勝。」岳飛言畢，騰身上馬，單刀匹馬，衝入金家營裡來。正遇一員梟將，舞刀而前，望岳飛面門砍下。岳飛大怒，更不打話，用神力將刀直砍將去，只一下，不想正中虜將的刀，入刀有一寸多。正在搖拽之間，那岳飛再展神力，把刀拽出來，只一橫，剛過去把虜將的頭連甲帶頸砍落塵埃。胡兵見殺了主將，各亂散逃走。岳飛砍了首將，見其陣亂慌，催動戰鼓，眾將一齊向前，殺得胡兵屍橫曠野，血流成渠，眾軍願倒戈納降者聲震山嶽。於是，岳飛鳴金收軍，奪得馬匹輜重不可勝數。

回見劉浩，具以破賊之事說遍，且將眾軍功勞逐一記之，犒賞已畢。劉浩將岳飛功勞奏聞康王。康王大喜，升岳飛為秉義郎。於是移前後軍馬，屯紮於濟州，不提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金國遣吳開、莫儁入京，集百官議立異姓。

執僉書樞密院事張叔夜、御史中丞秦檜，以去時推立異姓，眾莫敢出聲。久之，計無所出。王時雍問於開、儁二人，微言敵意在張邦昌。時雍未以為然。適宋齊愈至自金營，書「張邦昌」三字示之，時雍乃決，遂以張邦昌姓名寫入議狀。張叔夜不肯署狀，且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。」因移書金師，請立天子以慰民望。金執置軍中，太常寺主簿張濬、開封寺開曹趙鼎、司門員外郎胡寅，皆逃入太學中，不書名。王時雍諭眾以立邦昌意，眾唯唯，獨太學生難之。范瓊恐阻折，遣歸學舍。時雍先署狀，以率百官。御史馬伸乃與御史吳給，約秦檜共為議狀於金師，極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。且諭張邦昌當上皇時事宴游，黨附權奸，蠹亂政，社稷傾危，實由邦昌。金人怒，執檜去。

丁酉歲，金人奉冊寶至，邦昌北向拜舞，受冊即位，國號大楚。

遂升文德殿受賀，遣閣門傳令勿拜。王時雍率百官遽拜之，邦昌但東向拱立。閣門舍人吳革率內執事官數百人，皆先殺其妻子，焚所居，降舉義木金門。范瓊詐與合謀，令悉棄兵仗，乃從後襲之，殺百餘人，捕革並其於皆殺之，又擒斬十餘人。是日天日無光，百官慘然。邦昌亦變色，唯吳開、莫儁、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之功。邦昌心不安。唯時雍每於邦昌前言事，必稱「臣啟陛下」，邦昌斥之。時雍勸邦昌坐垂拱殿以見金使，呂好問曰：「宮省故吏，驟見御正衙，必有不慎之意。倘有不測，奈之何哉。」於是邦昌心中疑懼，恐生後患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垂簾聽政，遣使奉迎康王於齊州。先是，呂好問謂邦昌曰：「相公真好立耶？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？」邦昌曰：「是何言也？」好問曰：「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？」

特畏女真威耳。女真若去，能保如今日乎？大元帥在外，元祐皇后在內，此殆天意。盍亟還政，可轉禍為福。且省中非人臣所處，為今計者，當迎元祐皇后，請康王早正大位，庶獲保全。」癸卯歲，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，入御延福宮，而遣人至濟州請康王。好問又謂邦昌曰：「天命人心皆歸康王，相公先遣人推戴，則功無在相公右者。若撫機不發，以致他人聲罪致討，悔可追耶。」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。康王不允，謝克家曰：「張邦昌知天命人心皆歸大王，遣臣迎大王往金陵即大位。」王意未決。將帥中轉過副元帥宗澤曰：「張邦昌陰與金人結交，而即偽位。今日此賊恐天下共誅之，故有此請，其言未可深信。伏望殿下開府於南京，其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，取四方之中，容易漕運。」王允其請，就命宗澤部領各營將士，護駕南行。以辛彥宗為先鋒，統制丁順副之。祁超為前軍，統制王激副之。張瓊為左軍，統制孔彥威副之。張濬為中軍，統制趙俊副之。苗傅為右軍，統制劉浩副之。范實為後軍，統制張換副之。復命楊惟中都統制，即日整點人馬起行。次日，康王大軍正行之際，鄆州路經略使張深、陝州守臣劉光世領兵從陳州來會。二人拜見康王。康王大悅，即封光世為都提舉。車駕到虞城，西道都總管孫昭遠等領兵相會。

五月癸未，康王兵到南京應天府。次日，王詣鴻慶宮朝見諸臣，各依序而列。有徐秉哲等送法服冠冕乘輿車駕到，張邦昌亦到，朝見康王，伏地號哭請罪。康王撫諭久之，因曰：「卿之事，吾已知矣，不必再敘。」邦昌拜謝。眾臣復進議勸康王即位。康王因見眾臣力請不已，以是年五月庚寅朔旦即皇帝位於南京，廟號高宗皇帝。